

天凉好个秋

■ 杨刚

由于工作原因滞留北京一月有余,我对项目周边的道路、公园、美食、超市都大体熟悉了。随着秋色益深,我的心情便由开始之前的陌生抗拒,到乐享其中,渐有终须别离的不安与不舍。

同事老崔勤勤恳恳,从不偷奸耍滑。去工棚看望他时拿出一袋毛冬青,非让我带回去喝。我向杯里放一撮滚烫热水一浇,原本卷曲暗淡的茶梗便沸腾伸展开来,显示出苦苦的绿。叶片层叠沉在杯底,几杯后冲淡了苦涩叶子变轻便浮在水面,薄薄地贴在杯边入口嫩嫩地软碎。败火清心每次喝都念起老崔,不多不少放一些,愿把这味道多留些时日。

秋日阳光和煦,撒在身上、脸上暖暖的很舒服。人们纷纷出门晒太阳,我也出行了!

傍晚,我常长跑,气温降到5℃,我感觉有点凉,只见暮色四合中归人匆匆。再晚些,路灯也弱弱地亮了一路,只在灯柱下投射小小光环,四周还是暗暗的,跑过路灯位置时却大亮起来,原以为是光伏板电量不足造成光照时强时弱。可是,一盏、二盏、三盏……一路跑来都是瞬间点亮,噢,刹那间有撞线后被观众欢呼雀跃的胜利感!这应该是路灯节能控制却足以让人心花怒放。

上班绕远一些就能穿过东坝郊野公园,清晨薄雾阳光穿过树林的条条光路,中午强光透过密林疏漏处的光影斑驳。傍晚,夕阳拉长了高大树影,夜晚星星点点的路灯和透气衣物的凉意,让人充有满眼的憧憬和满心的期待。

一天一个样变化的季节,我会沉思:明天会给人们带来什么的惊喜也未可知。我只是觉得在这个秋高气爽、凉爽惬意的日子里,通过大家勤劳的双手,我们一定不会空手而归。

秋雨赋

■ 宋翠菊

早晨天还没亮,雨就下个不停。这是立秋后的第一场大雨,从拂晓到日暮,一刻也没停歇,倒像是憋了整个盛夏的劲,终于寻到了宣泄的出口。

小时候,我很讨厌下雨,那时住在乡下,土路经雨一泡,便成了黏稠的泥沼。鞋底沾着沉沉的泥,每走一步都黏脚,裤脚也总免不了溅上星星点点的泥巴。那时,总盼着晴天,阳光快把土路晒得干爽,我们能光着脚在田埂上跑,看风吹过稻田,听蝉鸣鼓动着热浪。

不知从何时起,我对雨的心境竟悄悄地变了。也许是岁月的沉淀,让心也像久旱的土地,懂得了渴与润的滋味。

雨一直在下,我站在窗前,听雨滴敲打着玻璃,像无数细密的鼓点,敲得人心头热热闹闹的。忽然间,想起了田埂上的玉米,叶片该是卷着的吧?此刻定是舒展开来,贪婪地吮吸着雨水;还有园子里的蔬菜,根须该是在土里悄悄舒展,把养分往枝叶里送。这哪里是雨啊,分明就是大地的甘露,是万物翘首以盼的希望。

再过去些日子,便是中秋了,这场雨来得正是时候。即便我早已不种地了,可每当看到雨落大地的时候,仍然会想起丰收的模样:金黄的稻穗压弯了腰,饱满的豆子在荚里轻轻晃动,还有挂在枝头的苹果,被雨水洗得发亮,透着甜润的红。秋本就是收获的季节,这场雨像是给这份收获又添了份底气,让每一份期待都有了着落。

我出生在农历八月初,生日也快到了。因着这生辰,对秋天更多了份偏爱。爱它的色彩,赤橙黄绿青蓝紫层层叠叠,从树梢漫到田野,像是天地间打翻了调色盘;爱它的从容,不似春的躁动,不似夏的酷热,只是静静沉淀,把一年的繁盛都酿成醇厚的滋味。就像四季轮回,从春的生发、夏的茂盛,到秋收获、冬的蛰伏,万物都循着自然的节律生长。

我们也一样,在春里盼着发芽,在夏里努力生长,到了秋,便学着收纳,学着接纳岁月的馈赠。

有人说,雨是财。这场秋雨,倒真像一场盛大的财富,铺天盖地而来。它不似金银那般耀眼,却比金银更珍贵,它滋润着每一寸土地,让万物共生共长,让每一份付出都能结出果实,让每一份期待都能迎来圆满。

夜色渐浓,雨还在下,窗外的灯光晕开,雨丝在光里显得格外温柔。我忽然明白,对雨的偏爱,其实是对生活的热爱。从嫌弃泥泞到懂得感恩,从渴望阳光到接纳风雨,我们终会在岁月里,读懂每一场雨的意义,它不仅是大地的滋养,更是人心的沉淀,是时光赠予我们最温暖的懂得。

潮頭文學

榕树(外一首)

■ 李全伟

绿色的叙述无需连篇累牍
在热带与亚热带的辽阔中
自由舒展成天空
树冠是撑开的巨伞
枝叶垂落如悬垂的门扉

一系列通向大地的阶梯
托起遮天的浓荫
也扎成天然的空中廊桥
墨色须络,赭褐树干
盘虬如雕镂的工艺品
阳光穿过根须的缝隙
流淌成斑驳的光瀑

榕果悄然散落
大地以宽广的胸怀
轻轻接住所有的果实
白昼渐次轮换,而语言无尽
在跋涉千山万水之后
我的目光不再荒芜

时空

在人类的时空中
生存圈的疆域不断延展
由陆地、海洋到极地冰雪
时间却屡被压缩
我走走停停,穿过了

这条时空的隧道

日子翻动从指缝漏出的阳光
珠玑卷弯弯曲曲
像一溪窄窄的湍急
不知流走了多少个春夏秋冬
我吆喝着时间,坐定春天的座椅
如胜者昂首挺胸
吸纳万象,把黑夜
照成了一片澄澈的大海

永恒的火焰里
一束束光泻在林间
月亮从残缺爬向圆满

一点点涅槃,惬意地
悬在人们的脸上
一座莹然的灯塔
在心里绽出最亮的光

流年似水
时间不再只是一个长度单位
更是一段空间的距离
身后的回忆,是倍速掠过的影
时间之声忽远忽近
铜壶滴漏轻轻叩响
放缓了我的脚步,也磨慢了人生
不再是铺天盖地的钢鸣铁响

爆米花的希望

■ 廖力

故乡四季

■ 任锁生

我时常会想起故乡,想起那个生我养我的偏僻小村庄,那个蔚蓝色天空下的故乡,那个多姿多彩的故乡,那个四季分明的故乡以及故乡那纯朴厚道的乡亲们。

春天,万物逐渐醒来,山里的花儿们争奇斗艳,五颜六色竞相开放。小村庄也开始热闹了起来,大人们开始下地翻土、送肥、耕地、播种,唱着山歌,哼着小调,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我和小伙伴们则你追我赶,在乡间的崎岖小路上奔跑玩耍,山桃花长在村东山的半山腰上,是最先绽放的,有白色的、粉色的、深红色的,每当这个时候,我们都总要折上几枝山桃花,回家后插入盛有水的罐头瓶里面,摆在窗台上,十分显眼,只要有人一进院子里面就能看见,借此也能向村里胆小不敢上山的同龄人炫耀一番。故乡的春天,就像孩子的童年,五彩缤纷、无忧无虑,处处欢声笑语。

绿色,那是故乡夏季的主旋律,你若站在高处放眼望去,整个村庄都被绿色环抱,都被绿色渲染,根本分不清谁家的房子是在哪片绿树丛中。仲夏时分,中午等大人们午睡后,小伙伴们都悄悄从家溜出来,谁家屋后有杏树,谁家果园里面有青苹果、谁家梨树结的梨不好吃,我们心里都是一清二楚。想要吃杏,最好顺手拿上家里洗衣服的“棒槌”,使劲往杏树上面一扔,熟透的杏就全部落了下来。苹果树长得不高,随手就能摘几个青苹果,吃起来酸酸甜甜的。不好吃的梨子碰上我们几个捣蛋鬼那可遭殃了,那几棵梨树就成了我们的战场,一人一棵梨树,爬到梨树上,用梨做武器,相互对打。之后又脱得光溜溜地都跳入“麻河”中游泳,“麻河”是我们家乡对小池塘的俗称,“麻河”不知为何颜色一直都是绿色的。吃饱玩好后,坐在老槐树的绿荫下乘凉,空气清新,夏季的故乡就好比是一个绿色的氧吧。

金色的秋天到来后,也是农民最忙碌的季节,地里的庄稼都熟透了,准备开始收秋。庄稼地里,到处都是“笑弯了腰”的谷子,挺着“大肚”的小豆,能当“车轱辘”的南瓜,望着眼前金色铺就的景色,农民脸上写满了丰收的喜悦。我们是山区,庄稼都要靠农民一点一点用手收割,然后背到山下的牛车上,才能拉回院子里面。此时的小村庄,也早已被金色覆盖,谁家的玉米垛最高,谁家的南瓜冬瓜铺满了整个炕头,谁家打出来的小米最黄、颗粒最大,等等,这些话题都成了农民们这个季节议论和攀比最多的话题。秋天的金色,带给了农民们一年当中最多的欢笑。

大雪纷飞,故乡的冬季又变成了银装素裹的世界,大多数的日子都被大雪覆盖,万籁俱寂的小村庄偶尔冒出几缕轻烟,那准是有人家又在烧炕了。妇女们是最爱串门的,一群一伙待在家里的热炕头上纳着鞋垫谈笑风生。小孩子们最得意的游戏就是捕鸟,先在院子的雪地里拿个箩筐,撒上几粒玉米、谷子,然后用小木棍把箩筐支起来,绳子拴在小木棍上面,人躲在门后面,只要贪吃的鸟儿进了箩筐当中,拉动绳子,鸟儿立刻就成了笼中之鸟。男人们则三五成群地打扑克、下象棋,享受着一年当中难得的“假期”。最不怕冷的则是村里的老人们,只要太阳一出山,天气晴好,老人们就好像约好似的,都踉踉跄跄地从家里走出来,在空地那个长木头上面坐了下来,晒晒太阳,谈古话今。银色的冬季,浪漫温馨,那也是乡亲们最惬意的一段时光。

故乡的春夏秋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景色依旧是那么的多姿多彩,其背后则是乡亲们那世代不改的乡音和淳朴善良的乡情。

故乡的四季时时刻刻萦绕在我的心中,让我乡音难改,乡情难断。

在电影院观影,吃爆米花成为一种时尚。试想一对情侣,当相互间的手,一起伸进爆米花桶里时,两人不经意间的肢体触碰,内心的情愫瞬间上升,春心荡漾。这倒好,爆米花成了两人约会的神器。

每逢看到爆米花,总想起嘴馋的童年。小时候家里穷,身上虽没钱,但有办法吃上爆米花。只要遇上赶集,爆米花师傅就会准时出现。与很多小朋友一样,我也用布袋提着大米,让师傅给我们换爆米花。我们这些小孩,喜欢将师傅围成圈,寸步不离,目不转睛地盯着师傅制作爆米花,恨不得我们自己来操作。最激动莫过于那一声“砰”的巨响,因为震响后,爆米花就出锅了。师傅取下长时间被火烧的机器,将机器装进自制的大布口袋里。我们这些小孩自觉躲到师傅身后,蒙上耳朵,紧闭双眼。只要轰地一响,瞬间所有小孩就绕到前面,继续不断地“哇哇哇”叫,脸上洋溢着单纯而真诚的微笑,每个小孩都带着佩服、惊奇、喜悦的复杂情感。

“砰”的一声后,一团团白色浓烟充斥于空气中,然后是一股浓浓香气钻进鼻子里,感觉整个空气都弥漫着甜甜的味道。我们这些小孩激动不已,蜂拥上去让师傅换爆米花。一斤大米换半斤爆米花,这膨胀的食品,一换都是一大口袋,那时还各自自以为占了多大的便宜。我们嚼在嘴里,高兴地眯缝了眼。童年,美味的爆米花有多次堵住了我这个馋猫的嘴。

爆米花的历史可追溯到宋朝,宋朝人用爆糯米测来年的吉凶。范成大在《吴郡志》里记载:“(上元)爆糯谷于釜中,名孝婆,亦曰米花,每人自爆,以卜一岁之休咎。”爆米花占卜到明代最受欢迎,每年新年家家户户都要拿它算一卦,单身男女算姻缘,成年男子测事



业,老人求吉凶平安。

爆米花占卜习俗持续风靡到清朝,赵翼《曝亭杂诗》写道:“东入吴门十万家,家家爆谷下年华。就锅排下黄金粟,转手翻成白玉花。红粉美人占喜事,白头老叟问生涯。晓来妆饰诸儿子,数片梅花插鬓斜。”赵翼笔下的爆米花色泽鲜艳,光艳夺目,也写出了爆米花给当时人们带来的生趣。

至于古人到底怎么看吉凶,据说主要按照爆出的米花是否好看,如果哪家越好看,代表着那家人品越好,来年运势就越好。随着科学的发展,爆米花的占卜功能早没有了事实依据,但人们记住了它爽口酥脆的清新味道。

夜幕沉沉,我看见一位老师傅娴熟地摇

动着老式的爆米花机器。几个人围在老师傅身边,大多是小孩,带着好奇的目光。在偌大的城市里,我生活了好几年,还能见到这老手艺,感到一阵温暖。

走近,我笑着对他说:“大爷,如今有这个差不多了。我买一些。”老师傅的脸庞,被明火映得闪闪发光,站起身,笑盈盈地说:“闲着没事,又拿出来试试这老手艺。”短暂地相互一阵寒暄。

吃在嘴里的爆米花,我感到还未消散的热气,不自觉地回想起童年追逐爆米花的场景……走在不远处,“砰”的一声,突然打断我的思绪。回望,看见那群无忧无虑的小孩,仿佛看见了自己小时候的影子,他们油然而生愉悦与希望。

山西怀仁市:以“拓印”为媒 让文物“活”起来



近日,山西省怀仁市文化和旅游局组织开展非遗拓印送下乡活动,将11幅承载着地方文物记忆的拓印作品,逐一送到各乡镇(街道)相关负责人手中,以“拓印”这一传统技艺为桥梁,让沉睡的文物“走”出保护单位,走进基层群众视野,切实推动文物文化在新时代焕发新机。

此次送出的拓印作品,聚焦怀仁古镇吴家窑宁静寺出土石碑。碑首所刻“万善”二字为行楷双钩阴刻,字体清秀隽美,尽显历史韵味。每幅作品均标注“乙巳年小暑,子文篆刻工作室拓印”,清晰记录文物背景与拓印信息。

这11幅作品的诞生,凝聚着怀仁市多位文化工作者的心血;其中“万善”二字的拓印工作由怀仁市文物保护利用服务中心文保员付帅负责,确保文物细节精准还原;作品的文字内容,由数十年来深耕怀仁文物文化保护与传承工作的安孝文撰写,字里行间承载着对地方文化的深厚情感;最终由怀仁市篆刻名家曹子文执笔书写,以精湛书法为作品增

添了文化质感。

据《万善》拓片作品主创人曹子文介绍,“万善”组词源自古代的一个成语,由“万”“善”两个字组成。它的意思是指这样才能得到好的回报。这个成语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深刻的含义,它教导人们要多做好事,积善成德。在现代社会形态下,这个成语有着更加重要的意义,它教育我们要秉持良好的道德品质,做一个有爱心、有责任、有担当的人,一个对社会发展进步有价值的人。

“这次能参与文旅局非遗拓印送下乡,让文物活起来的活动,对我来说是很特别的经历。”曹子文在谈及参与感受时表示,用自己擅长的书法、篆刻技艺,让更多的人直观感受文物的历史价值与艺术魅力,为家乡文物保护出一份力,内心满是参与与传承的价值认同感。

“文化下乡、让文物活起来,核心是通过创新方式激活文物的历史文化和时代价值。”怀仁市文物保护利用服务中心的王守政介绍,此次活动旨在将文物从静态的保护



对象,转变为可感知、可互动的文化载体,让文物背后的故事与文化内涵融入现代生活,成为连接历史与当下的纽带。

对于此次拓印送下乡活动,接收作品的单位也积极响应。吴家窑镇副镇长牛慧表示:“镇党委、政府将一如既往地支持文物保护工作,全力配合文旅局各项部署,与相关部门共同挖掘文物背后的历史价值,加大文物保护宣传力度,让更多群众了解本地文物故事,参与到文化遗产保护中来。”新家园乡副乡长王融坦言:“咱们就应该把文物都保护起来,让文物活起来,多研究文物的来历,让文物真正融入我们的生活当中。”

据介绍,此次怀仁市开展的非遗拓印送下乡活动,不仅让基层群众近距离接触到本土文物资源,更以接地气的方式搭建起文物保护与公众参与的桥梁。未来,怀仁市将持续探索文物活化利用新路径,让更多沉睡的文化遗产“活”起来、“火”起来,持续为地方文化传承与发展增添鲜活持久的生命力。

(王荣 王晓丽 赵占岭)